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論漢語基督教跨學科研究的動力：回應謝志斌教授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 | |
|---------------|---|
| Item Type | Article |
| Authors | ZHANG, Qingxiong |
| Publisher | Logos and Pneuma Press |
| Rights |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
| Download date | 2026-07-05 01:03:16 |
| Link to Item |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4387 |

論漢語基督教跨學科研究的動力：

回應謝志斌教授

張慶熊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謝志斌的〈從「多學科研究」到「科際整合」——漢語基督教研究「跨一學科」特質的回顧與前瞻〉¹一文論證了漢語基督教研究具有「跨一學科」研究的特質，並從「多學科研究」與「科際整合」的關係的角度探討了漢語基督教研究與漢語神學的關係。對於第一點，我覺得謝志斌的論證令人信服，他論述了「跨一學科」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回顧了漢語基督教研究的歷史進程，特別是通過配以詳實資料的注解，以事實勝於雄辯的方式表明漢語基督教研究確實具有「跨一學科」的特質。對於第二點，我覺得謝志斌的論證餘味未盡，還有一些需要辨析的地方。他似乎一方面說，漢語基督教的多學科研究將整合到漢語神學中去，因為「漢語神學是漢語基督教研究的核心和歸屬，漢語基督教研究則應為漢語神學的理論建構提供經驗材料和思想基礎」，²「宗教研究」只提供「內涵」，而「神學」不但提供內涵還提供「真理」；另一方面又說，基督教與

1. 載《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41（2014），頁103-126。

2.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手冊」，參見 http://www.iscs.org.hk/News/854/revised_Research_Directory%2520070206.doc（2014年3月19日瀏覽）。引自謝志斌，〈從「多學科研究」到「科際整合」——漢語基督教研究「跨一學科」特質的回顧與前瞻〉，頁120-121。

人文、社會等其他學科間的關係，是一種「對話」、「互動與互滲」的關係，「形成從不同學科的角度對基督教相關議題進行全方位研究的局面」，「推進不同學科對社會公共問題的整合式研究」。³

我的評論將從「拯救」與「求知」的關係入手，探討漢語基督教多學科研究與科際整合的關係問題。在我看來，宗教的宗旨在於拯救。世界各大宗教無不以拯救為己任，儘管在拯救的主體和方式上各有各的解說。基督教主張，人由於犯了原罪而陷於苦難中不能自拔，要靠耶穌基督的救贖才能獲得新生。佛教主張，人由於貪婪的欲望而陷於苦海之中輪迴，要靠領悟佛陀的教誨認識到名利的空無而得到解脫。道教主張，人只有遵循道的運行順其自然才能幸福平安。各大宗教都有各自的經典、教義、教禮教規和論著，其重心都放在拯救之道上。拿基督教來說，基督教的經典是《聖經》，《聖經》貫穿拯救的主線索，《聖經》所敘述的神人關係的歷史是一部拯救史。基督教教義（特別是其最核心的信經）通過公會議等方式確立有關基督拯救的基本觀點，要求基督徒認信。基督教的禮拜儀式和教規是基督教拯救的實踐方式，要求基督徒遵循。基督教神學依據《聖經》，援引哲學等其他學科的知識闡發以基督拯救為核心的教義。在基督教歷史上神學最初表現為「護教」論著，後來才出現與一定的哲學體系結合在一起的哲理神學，如「柏拉圖主義神學」、「亞里士多德神學」、「存在主義神學」等。時至今日，儘管神學已經相當多樣化，但人們仍然可以問：如果離開了基督教有關拯救的核心教義，這樣的神學難道仍然可以稱之為基督教神學嗎？

學術研究的主旨是求知。當然，其求知的方式必須符

3. 謝志斌，〈從「多學科研究」到「科際整合」〉，頁 124。

合學術規範。學術研究不是依據信仰和啟示，而是依據事實，講究邏輯推理，追尋事情發展的前因後果和規律，要求論據的可靠性和論點的可驗證性。作為學術研究的基督教研究旨在弄清楚基督教的事理本身，而不是基督教的拯救信仰。中國內地大學中的宗教研究，這當然包括基督教研究在內，申明這種研究的學術性質。內地研究宗教的學者一再強調，宗教研究不等於宗教的信仰活動。公立大學中的宗教學系是學術研究和學術教育的機構，而不是宗教活動的場所和傳教機構。儘管如此，內地仍然有個別意識形態專家和管理者受左傾思想的影響，不能分辨或有意混淆宗教的學術研究與宗教活動本身的區別，企圖禁止在大學中的宗教學的研究和教學活動。

就學術研究的主旨是求知而宗教的宗旨是拯救而言，中國內地研究基督教的學者不會同意「漢語神學是漢語基督教研究的核心和歸屬，漢語基督教研究則應為漢語神學的理论建構提供經驗材料和思想基礎」⁴的說法。當然，漢語基督教研究的學者中，也有一些基督徒，他們從自己的信仰出發，把漢語神學視為漢語基督教研究的核心和歸宿，這也無可非議。

對於「宗教研究」只提供「內涵」，而「神學」不但提供內涵還提供「真理」的說法，我覺得有必要加以澄清。這涉及對「真理」概念的理解。對於基督徒而言，耶穌基督就是「真理」、「生命」和「道路」。因此，說「神學」不但提供內涵還提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但對於學術研究而言，真理的定義就另當別論了。在此，知識的真假是與驗證聯繫在一起的，學術研究旨在通過嚴密的邏輯論證和實事求是的證明活動獲得真的知識。因此，說宗教研

4. 同注2。

究只提供「內涵」不提供「真理」的說法，不會得到研究宗教的學者認同。

那麼，究竟甚麼是漢語基督教神學？難道漢語基督教神學要拋棄基督拯救的核心教義嗎？我認為，無論漢語基督教神學多麼接納多學科研究的方式，這個核心教義必須守護。否則，它就不能稱為基督教神學。因此，我對謝志斌文中常常出現的「漢語基督教研究／漢語神學」的並列提法有所擔憂。這種並列提法可能會引起讀者混淆作為學術的漢語基督教研究與作為立足耶穌救贖信仰的基督教神學的區別。

謝志斌為了增進「漢語基督教研究」與「漢語神學」的融貫性，引進了西方學者有關「社會塑造的神學」和「學術性神學」的概念。英國學者吉爾（Robin Gill）把神學描述為「社會關聯」（socially relative）的學科，固然沒有甚麼錯誤，但我必須追問一下：難道哲學不是「社會關聯」的學科嗎？政治學、經濟學等不是社會關聯的學科嗎？我們甚至可以說，任何有關文化的學科都是「社會關聯」的學科。因此，指出神學的社會關聯性，並不等於道出神學的最基本的特徵。在我看來，神學的最基本的特徵是以神為中心的拯救。當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指出，學術性神學是一種「教會神學和一般性神學」的結合，「表達了不同學科（歷史學、語言學、哲學和心理學）的組合，因此形成了與其他科系不同興趣的交疊，為神學帶來豐碩的助益」⁵時，我覺得他一點也沒有忘記基督教神學所秉持的基督拯救的信仰。不論是學術性神學還是教會神學，只要它還是基督教神學，其內核必然是莫爾特曼所說的「十架神學」，即耶穌基督的救贖。

5. 莫爾特曼著，曾念粵譯，《神學思想的經驗——基督教神學的進路與形式》（香港：道風書社，2004），頁16，引自謝志斌，〈從「多學科研究」到「科際整合」〉，頁123。

跨學科的研究確實有助於神學的發展。漢語神學在這一方面取得可喜的進展。正如謝志斌提到的，溫偉耀在〈中國的基督教教義學——十個課題、兩個趨勢〉試圖結合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民族性格語境」提出了構建中國基督教教義學的議題；賴品超的《大乘基督教神學》則參照了大乘佛教的資源，透過與基督教神學的比較，從而反思及探討了包括《聖經》觀、基督論、三一論、人觀、拯救論及終末論等相關神學議題，從而提出漢語語境下的基督教神學框架；羅秉祥則提出了結合中國思想文化而塑造「神愛的漢語處境神學」。做這樣的跨文化、跨學科漢語神學建構工作的，當然不止這三位學者。但這三位的工作，已經顯示出漢語神學的多樣性和內在的統一性。他們儘管從不同的方面援引中國思想文化的資源，有的注重中國儒家的修身養性，有的注重佛教的消除物欲，有的注重吸納儒家的仁愛和墨家的兼愛，但歸根到底不離開基督的拯救。

我贊同謝志斌有關基督教與人文、社會等其他學科間的關係，是一種「對話」、「互動與互滲」的關係的觀點。作為學術研究的「漢語基督教研究」與旨在基督拯救的「漢語基督教神學」，可以在「對話」、「互動與互滲」的關係中，相得益彰，既形成從不同學科的角度對基督教相關議題進行全方位的研究，又能從基督教那樣吸納有價值的東西推進對有關人生和社會的議題的多視角的整合式研究。我現在提出的問題是為甚麼它們能夠相得益彰。我仍然將從「拯救」與「求知」的關係加以解說。

我前面說過，宗教的宗旨是「拯救」，學術的主旨是「求知」。但是，宗教的拯救是否要排斥學術的求知？而學術的求知是否要排斥在價值觀念的指導下去處理和解決人生和社會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對於這兩個問題，在漢語

基督教研究和漢語神學建構的學人中，不論有無宗教信仰，存在廣泛共識，即認為它們之間不是互相排斥的。漢語神學的建立者，憑藉基督教信仰，認識到拯救的關鍵在於耶穌基督的恩典，但這並不意味人不要依靠自然、人文和社會的知識去處理和解決人所面臨的各種問題。而那些非基督徒的學人熱心漢語基督教研究，因為他們看到能從中學到很多有益的東西，總結基督教歷史上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作為參照，少走彎路，找到妥善處理和解決中國社會中的諸多問題的途徑。

在宗教的拯救與世俗的解救之間，在宗教信仰和自然理性之間，存在某些融洽的地方。正是存在這些思想上、目標上、處事方式上的契合，才使得這兩部分人能互相包容，通力合作，進行漢語基督教的學術研究和神學建構。回顧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聯絡中國內地高校的學者進行基督教神學、歷史、社會學、倫理學等著作的翻譯和研究的工作，以及有關漢語神學的研討會議，就會發現這一歷程並非平坦和一帆風順。記得當初這樣的做法，常常受到堅持基要觀點的教會神學家的責難。他們說：基督徒是屬靈的，上帝之城與地上之城不相干，基督徒關心通向天國的靈魂拯救而非塵世的社會問題，理性知識對於靈性生活沒有甚麼意義，非基督徒研究基督教是隔靴搔癢，不得要領。但漢語基督教神學的推動者則持開放的態度，他們認為上帝的拯救要落實到人類生存的各種實際問題上去，天國之路要從地上走起，要關心社會上的貧富差別和不公正的問題、生態問題、倫理道德問題、教育問題等。正是基於這種態度，公共神學、生態神學、政治神學、全球倫理、經濟倫理、企業倫理等公共議題，成為漢語基督教研究和神學建構中的人共同關注的科目。

從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道風書社）出版的神學著作、《聖經》研究著作、以及有關基督教的哲學、歷史、社會學、倫理學和心理學的著作看，它們都是注重學理的，而不只重傳教。這些著作都有很強的學術性，充滿最新發展的有關人文、社會、邏輯和自然科學的知識。因此，不論信教和不信教的讀者，從中不僅能了解有關基督教的情況，而且能獲得各種學術前沿知識。

實際上，宗教信仰與理性知識的關係問題，是基督教歷史上的老問題，也是啟蒙運動以來啟蒙思想家與教會神學家爭論的關鍵問題。在基督教內部，有極端的觀點，主張基於啟示的信仰與理性知識是絕對排斥的；也有較為溫和的觀點，主張基於啟示的信仰與自然理性都來自上帝，雖然不同，但有匯通之處。啟蒙理性曾激烈批判基督教的信仰是蒙昧主義，要以理性的法官來審判一切。時至今日，西方理性主義陣營中的思想家開始反思啟蒙理性的失誤，工具理性的缺陷，主張要吸納包括基督教在內的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念，肯定其在道德意識培養方面的積極意義。而在基督教內部，也有相當多的神學家，認真學習各種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知識，上述提到的各種學術性神學，就是基督教的信仰與理性知識相結合的表現。

就中國的基督教會而論，由於歷史原因和社會現實原因，宗教活動通常被限制在私人領域中。這既有「自限」又有「他限」。「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太 22:21，可 12:17，路 20:25）這句話對於許多中國的基督徒來說，常常表達這樣一種心聲：宗教信仰屬於我私人良心的事情，希望政府不要來干涉。就宗教事務管理部門而言，宗教活動的寬容範圍也限制在私人領域內，至多歡迎宗教界的賑災捐助之類的公益活動，不過不能在公共場合打着

宗教旗號。「凱撒的歸凱撒」，難道意味基督教必須不加任何反思地接受和遵循任何公共領域內的政策和措施嗎？難道信教公民不能從自己獨特的視角出發對公共議題發表意見，尋求使之更加公正和合理化嗎？

由於這些歷史原因和社會現實原因，中國的基督教會一開始並不理解和關心漢語基督教研究和漢語神學建構的活動。不過，情況正在逐步改變。隨着中國社會越來越開放，中國教會也越來越開放。神學院中的課程越來越全面，學術性的神學著作、《聖經》研究著作、基督教歷史的著作、世界宗教史的著作、乃至中外哲學史和社會學、倫理學的著作，成為神學院師生喜愛的讀物，並成為相關課程的參考材料。教堂上牧師的講道，也逐步從以個人的「見證」為主，發展為對社群乃至對整個社會、整個世界和全人類事業的關切。儘管漢語基督教研究和漢語神學建構主要在學術圈中活動，與中國內地教會基本上沒有直接的聯繫，但通過公開的學術性的出版發行網，這些作品流入內地教職人員和普通基督徒手中，成為他們依據自己的生存體驗，發展真正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神學提供參考材料。按照我的觀點，漢語神學不能代替中國的教會神學。中國的教會神學勢必立足於中國基督徒所特有的那種「信、望、愛」的深厚的生存體驗，是中國基督徒自己的事情。但是，得益於學術研究所發展起來的漢語神學和基督教研究，能為中國基督徒發展中國的本土、本色神學起某種輔助作用。

關鍵詞：拯救 求知 信仰 理性 跨學科研究

作者電郵地址：qxzhang@fudan.edu.cn

On the Dynamic of Chinese Interdisciplinary Christian Research: A Response to Prof. Xie Zhibin

ZHANG Qingxiang

Professor,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Sino-Christian theology takes “salvation” for the purpose, but Chinese academics study Christianity meant to attain “knowledge”. This point must be clearly distinguished. But between “salvation” and “knowledge”, between “faith” and “reason”, there are some correlations. It is because of these correlations that academic research is associated with Sino-Christian theology,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can also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hurch theology with nativ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Salvation; Learning to Know; Faith; Reaso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